

鹿鳴呦呦草木深



市井萬象

仲夏時節，位於齊齊哈爾市拜泉縣的黑龍江仙洞山梅花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草木蔥蘢，保護區內的梅花鹿种群怡然棲居，生機勃勃。

新華社



川港學校姊妹情



HK人與事 朱昌文

日前晚上到淺水灣畔一家會所餐廳出席一個饒有意義的宴會，主人家是香港名校金文泰中學，歡迎一群來自四川省北川中學的師生，共慶兩校締結姊妹學校十五周年。宴會場面熱鬧，氣氛歡樂，主客雙方席間分別致辭，互吐心聲，顯現出濃厚的同胞情誼。

大家沒有忘記，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四川省汶川縣發生八級大地震，造成六萬九千多人遇難，一萬七千多人失蹤，三十七萬多人受傷，近二千萬人失去住所。位於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縣的北川中學，兩座五層高的教學樓整體倒塌，共有八百多名師生遇難，為汶川地震中傷亡最為慘重的學校之一。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當年在佛山設廠生產電視機彩色顯像管的香港金文泰中學校友楊宇杰，響應生意夥伴四川長虹電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呼籲，即時派人給在長虹培訓中心復課的北川中學贈送純水、藥物、帳篷等物資，以解燃眉之急。翌年，四川長虹公司與香港楊宇杰的新駿公司合作，促成北川中學與金文泰中學締結成姊妹學校。隨後，成立「北川基金」，贊助兩校師生互訪交流。過去十五年來，北川中學先後有十一批師生到香港進行參觀交流活動。二〇一六年，楊宇杰與另一校友張適時

創立「金文泰中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獎學金」，鼓勵北川學生努力學習，考上這兩所頂尖高等學府。過去幾年，已有多名北川優秀學子達成心願。

今年，欣逢兩校結成姊妹學校十五周年，「北川基金」繼續贊助北川中學生來港參觀交流。這次他們一共來了二十多人，為了讓他們認識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的城市面貌，開闊視野，以及感受這裏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在為期一周的行程中，主辦方安排他們參觀了多個重要的旅遊景點，並讓他們每天寫遊覽見聞與感想，以加深印象。

出席宴會的這群年輕的北川學生，女多男少，他們都穿上鮮艷的羌族服裝，十分悅目，一張張青春的臉孔朝氣十足，他們為每一位到臨的賓客披上一條象徵如意吉祥的「羌紅」圍巾，頓時令會場增添了喜氣。宴會開始前，他們齊唱北川中學校歌：「挺起的胸膛，剛毅的目光，我們經歷了磨難，我們更堅強……北川北川，書聲琅琅。多難興邦，多難興邦。」隨後坐下靜聆嘉賓憶述兩校交流的往事，加深體會當中的意義。

宴會有一個特別環節，就是所有北川學生將過去幾天在香港到金文泰中學參觀交流及遊覽港九各個景點的遊記文章作為「功課」，分別遞給出席宴會賓客閱讀後簽上名字作為紀念。我看到一份「功課」上寫着：「楊宇杰先生在過去十五年裏一直贊助我們到香港交流，獲益良多，我謹代表北川中學向他致謝。」



如是我見 魯力

音樂之城

在香港，多年來能夠一直引起港人共鳴的歌曲，《獅子山下》當屬其一。「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當羅文用圓潤的嗓音唱出這熟悉的曲調，對這片土地深情的愛，油然而生。這是我學會粵語之後，曾反覆欣賞、品味的一首廣東歌。無論是面對「金融風暴」、「沙土」、「新冠疫情」等困境，港人總是能團結一心，唱着這首歌一起去共同面對。這首歌也讓我感受到粵語歌的魅力之所在。

對有些世界名曲的認識，也許是在不經意之間。以前到澳門，常到賭場裏去拉拉角子機，玩上兩把。在各款角子機中，我最喜歡選獅子的那台玩。一旦中獎，隨着有節奏的進行曲，滿屏十幾頭獅子狂奔，中間則金幣噴個不停。每次在賭場聽到「達達，達達，達達達」的音樂，同去的朋友就會圍過來看噴金幣。當時只覺得這段進行曲很悅



復興小札 肖復興

孩子出國留學前，在家裏，自己沒有做過飯。大學畢業出國的時候，他二十三歲了。我們做父母的，缺乏眼光，沒有為他做未雨綢繆的準備，好應對在異國他鄉獨自一人的生活。

他到美國後沒過多久，給我們打來一個電話，人正在廚房的灶台前，問麵條怎麼煮？這讓我們非常驚訝，怎麼連麵條都不會煮嗎？想當然他應該會，畢竟是這麼簡單的事情嘛。可是，他只吃過麵條，從來沒有煮過麵條，就是不會。

我們告訴他怎麼煮。那一天，儘管按照我們教他的法子，但是，他把買來的一包麵條，都下進鍋裏，結果，煮成了一鍋漿糊。

一年之後，他回國探親，有一天，忽然對我們說：我給你們煮粥喝吧！我們都有些吃驚，不知他怎麼想起為我們煮粥喝，卻也樂得其成，看看他為我們煮的粥是什麼樣子。

他先把米淘好，瀝去水，把濕米放進冰箱。第二天，從冰箱把米拿出來，把切好的牛肉片用各種料汁煨好，把泡好的米放入倒好水的鍋裏，又放了幾滴橄欖油，起大火，等水開了之後，改小火慢煮。一直等米粒完全煮爛，把煨好的牛肉片倒入鍋中，粥沸騰之後，加鹽、糖、白胡椒粉，點幾滴香油，撒一點兒香蔥的碎蔥花。齊活兒！牛肉粥做成了。

他給我們一人盛了一小碗，不無得意地說：嘗嘗。

面對這一碗牛肉粥，我們感到很新奇，不管味道怎麼煮，這是我們第一次看他煮粥，第一次喝他煮的粥。

味道還真不錯，很香，很滑，很好吃，牛肉很嫩，米粒完全煮爛，看不到米的魂兒了，很像廣州的煲仔粥。我們誇獎了他，忍不住說起了他到美國第一次煮麵條的囧狀。他笑，我們也笑了。

僅僅一年的時間，孩子的變化真大。忍不住想起曾經看過日本的一個電影《狐狸的故事》，必須得把小狐狸扔出去，小狐狸才能真正長大。如果，這一年孩子還是在家

裏，他是不會熬這樣的粥給我們喝的。孩子的長大，有時只是一瞬間的事情，在陌生的環境裏，在無助的情境中，在生存的逼迫下，在失敗的經驗裏，靠自己去面对，去學習，去實踐，比在父母身邊，成長得快。

如今，孩子已經在國外生活二十餘年，他會做的菜已經很多，中西餐、印度和墨西哥菜，都會做一些。我們到美國看望他時，看他炸的牛排、烤的火雞、煎的三文魚、做的黃油蘑菇、牛油果沙拉、紅燒牛尾……都樣是樣，味是味。便常會想起，也會說起，他到美國第一次給自己煮麵條，回國第一次給我們煮牛肉粥的事情。

疫情阻隔，四年未能回國，直到去年夏天，他從美國輾轉到歐洲飛了三十多個小時，回來看我們。我對他又說起了他第一次給我們做牛肉粥的事情，他如法炮製，又給我們做了一鍋牛肉粥。味道不錯，但是，怎麼都覺得不是那一次的味兒。記憶中的味道，因有時間的攪拌，總是更好，更難忘。

逝者如斯，時光如流，一晃，舉頭已是千山綠，不覺竟過去了這麼多年。孩子大了，我們也老了。

沙流永恆



自由談 吳捷

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機械的、電子的、智能的鐘錶錶，閃閃爍爍晶瑩瑩，為何你的書桌一隅，還要放一架輕輕小小的沙漏？自從有了「時間」的觀念，人類發明出五花八門的計時工具：古代的日晷、水漏刻、沙漏，十四世紀後在歐洲普及的機械鐘錶，以及如今常見的電子鐘錶，孜孜矻矻，滴滴答答，精確或粗略，記錄着小小寰球自身的轉動，以及地球與太陽、月亮的相對位置。經由多少人傑鬼才的觀測和計算，多少次在皇宮、教廷的辯論和訂正，直到近代，才有了表盤上的刻度數目及其代表的時間間隔，各國公認。精密的銻原子鐘，撇開星球的運轉，只用原子的振動頻率，給「秒」全新的定義。兩千萬年間，它最多只會有一秒的誤差。

而沙漏不能告訴你此時此刻具體的時間，也不會轟然報時。它只能默默顯示特定的時間間隔，短則一兩分鐘，長則數小時，並將那一間隔的「消逝」以細沙垂流具象化。貝索斯（Jeff Bezos）的商業太空公司Blue Origin，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州，大堂的牆上繪有公司徽章。徽章圖案之一，是一個長了翅膀的沙漏。貝索斯常說「時光飛逝」，做事有種紧迫感，但「唯有一步一個腳印，才能更快抵達目標。」

如果不喜歡生與死的沉重，何妨將沙漏看作益智玩具。買給孩子，有助養成不拖延的習慣：「三分鐘內必須刷完牙。」買給自己，放在眼前：「未來半個小時專心工作，不玩手機。」還可以買給家裏的貓：「吶，灰熊熊，看好，這些沙都漏完之前，不許再討小魚乾吃哦。」（貓：「？」）

沙漏，縱使是玩具，都有優美的形狀。兩個玻璃球體上下相連，外面再罩一層玻璃，或只是以金屬或木質的支架鞏固並裝飾。上端玻璃球中的沙，中心會慢慢凹下，向下流

成一束細線，匯聚到末端同樣大小的玻璃球裏，漸漸堆成一個完美的圓錐。圓錐的尖端承受新落下的沙，忽然向四周坍塌，方向不定，卻輕盈而無悔，在錐體鋪上薄薄一層新沙。不知不覺間，所有的沙都漏到了下端。這時，把沙漏倒轉放置，它就開始忠實記錄新一段時間間隔。

當你凝視，你也彷彿化作其中的一粒細沙，匯入時間之流本身。

沙漏靠重力而作用，沙的流速與其所處位置有關。在太空失重狀態下，沙漏會在空中浮浮停停，裏面的沙會一粒粒緩緩飄起，好像漫天飛雪，紛糵蕭索，卻並不墜落委積。

把沙漏翻來覆去，它每一次都會精確地重複自己，好像尼采在《快樂的科學》卷末形容的「永恆的重現」。尼采寫道：「如果有一天，有個魔鬼溜進你極度孤獨的孤獨中間，問你：『假如你目前活過並且正在活着的人生，你將要再活無數次，其間沒有也不可以有任何改變，你所有的痛苦、歡樂、思考、嘆息，以及所有至微至大之事，都會按照原來發生的順序重複發生……你這粒微塵，將與存在的永恆沙漏一起，一次次被翻過來、倒過去。問題是，你願意把你這一生如此這般地再活一次，並且再活無數次麼？』」

沙漏是存在主義哲學的絕佳教具。它靜默無聲，不像古時滴水的漏刻，給輾轉失眠的人「夜長漏永」的錯覺，也不像後來的時鐘嗒嗒作響，滴答有聲。沙漏就像時間本身，輕輕悄悄，來而復去。在你凝眸的那一刻，無論你準備好了沒有，沙漏

會用連續不斷流瀉的細沙，默默向你提出古往今來有關時間和生命的無數物理、數學與哲學問題：什麼是「時間」？時間有沒有始終？它是否為宇宙的第四維？它是直線型一去不返的，還是循環狀不斷重複的？一再重複此生的想法會不會令你絕望？如果已知此生將無限循環，現在的你會在餘生做出什麼改變，才能免於更多的愚蠢和痛苦？

英國作家 Alain de Botton 在《Status of Anxiety》一書中提到，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篤信基督教的國家，曾流行一種名為Vanitas的繪畫類型。其名源自《聖經·傳道書》卷首所羅門王的感嘆：「虛空（vanity）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類畫作通常為靜物寫生，所繪物體包括鮮花、曼陀林、棋子、詩集、桂冠或酒瓶等等，代表短暫歡樂和榮華。無論畫什麼，畫中必有一具完整的人頭骨和一架沙漏，象徵死亡與人生短暫。這些畫作掛在臥室或書房中，意在鼓勵觀看者從自身經歷中找到缺憾，同時著意培養愛、善、真、謙等美德。同理，將一架沙漏放在目光可及之處，並不是成天病態地想着死亡，而是在歷歷可見的流逝與重複中，督促自己找尋更真實、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從另一角度看來，沙漏並不僅是「逝去／失去」，它也具象化了「累積」。從無到有，逐粒堆砌，細沙終於充滿了末端的玻璃球。時間本身也是積累，積累方有變化和變數，誕生靈感與創造。

現代的沙漏造型多樣，玲瓏可愛，卻多多少少都帶有一點古典的豐神。作為古老



位於北京紫禁城的赤道式日晷。

耳。很久之後，有次看電視時，才驚覺原來著名的維也納新年音樂會也以這首曲子作為結束曲。查了一下，才知道這首曲名為《拉德斯基進行曲》，是奧地利著名音樂家老斯特勞斯的作品。

小時候，最早接觸的音樂是聽廣播。「達滴達，達滴達」，「小喇叭現在開始廣播」。兒時，廣播裏的少兒節目是我的最愛。

在香港，電台廣播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場。每當我們在香港坐的士時，有不少司機小哥都會打開音樂台，大部分聽的都是粵語歌。所以，在香港坐的士，也是欣賞音樂的場所。窗外，行人、商店、樓宇、車輛匆匆而過；車內，樂曲悠然，張學友、周杰倫、劉德華、王菲的歌聲繞繞耳畔。

香港歌星在社會上是很有影響力的，有許多粉絲。我的家人也是張學友、王菲的粉絲。早年兒子還在上中學時，去打暑期

工。我建議他，你不是喜歡唱歌嗎？為什麼不去參加唱歌比賽去贏得獎金？結果，兒子就選了一首張學友唱的《深海》去參加西區的唱歌比賽。在台上，他深情地唱道「愛潛入一片藍藍深海，在心深處搖擺，你所有秘密我能解開。」憑着這首《深海》，拿到了歌唱比賽的冠軍，也贏得他人生第一次賺到的五千元獎金。每年，香港各區都會舉辦一些唱歌比賽，兒子從此也成為了常客。每次兒子在練歌時，他唱過的歌，我也耳熟能詳。

香港也是許多國際巨星常來表演與開演唱會的熱門城市。我看過日本著名歌星谷村新司的演唱會。香港歌壇流行一句話，「谷村的歌養活了半個香港歌壇」。包括鄧麗君、張學友、羅文、譚詠麟、梅艷芳、關正傑、徐小鳳、張國榮等人，都曾多次翻唱他的歌，而他也多次應邀與這些年輕人同台演唱。

在香港的演唱會上，谷村新司邀請張學友與他同台演唱《遙遠的她》。當他深情地唱道「遙遠的她，可知我心中的說話，熱情並無變，哪管它滄桑變化。」先生那低沉卻充滿磁性的嗓音，唱出的那種美好情感，一絲絲地沁入心田。

有人曾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話雖不準確，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香港在文化發展方面的不足。可是，在音樂方面，香港卻是幾十年一貫地走在亞洲前列。這顆東方之珠，也是亞洲著名的音樂之城。這裏的歌手，出過張學友、張國榮、劉德華、黎明等「巨星」。還有羅文、譚詠麟、梅艷芳、王菲、徐小鳳、陳奕迅等名聞華語樂壇的著名歌星。在紅磡的香港體育館，每年都會舉辦上百場演唱會，許多海內外著名歌手都匯聚在香港展現他們的才藝。

香港這座音樂之城，歌在遠方，路在腳下，曲在心裏。